尚書後案

尚書後案卷十九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音義曰辟必亦反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營洛邑旣成歸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于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爲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皆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成王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鄭注周禮天官說竝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由託之漢書卷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
明君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語家語肅
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
瀍水東亦惟洛食釋文曰瀍直連反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
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
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尚書疏顧氏述
鄭義○詩四之一先王鳳喈述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使人卜河
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

下不言吉凶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今河南城也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旣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親召公之卜兆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序云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旣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鄭意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頑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傳疏似皆誤以爲河朔黎水之卜亦爲欲建王城澗東瀍西之卜亦出于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有黎陽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鄭注晉灼曰黎山在其南

河水逕其東山上碑云斯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邇故鄭云爲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

以悅之也鄭云瀍水東今洛陽名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爲驗也

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

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

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爲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爲兆順食墨自漢見觀

之似食墨之說爲是其實非也發墨者烟煤所成墨字从黑黑字从炎上出冂是烟煤所爲也利以引火

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鄭注周禮云春灼前左夏灼後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而繼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焞焌

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滿腹故必以聚爇之使火循墨而延爇以見

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爲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

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縱何爲

言食墨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爲長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釋文曰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伻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部有抨字注云

揮也傳訓伻爲使而釋詁拼抨皆爲使則此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康注云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是也詩大雅桑柔云荓云不逮毛傳云荓使也經典釋文云荓本或作拼說文卷一下艸部荓馬帚也是以荓爲拼乃假借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尚書疏）馬曰貞當也（釋文）傳曰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億萬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疏曰拜手稽首施于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于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案曰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召公先

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即繪其地圖未及發使閼王而周公至周公自然先以召公所卜及圖使人獻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來來也視古示字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爲正師彖傳云貞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十下心部㥶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意然則此字當从心不从人也傳云十萬曰億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爲證又言今筭萬萬爲億者詩伐檀不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正義萬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據此疏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今刻楚茨箋傳俱十萬曰億此俗人妄改凡鄭箋與毛異者則著之同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與傳同何必複出且疏亦更不及于無識者據此俗刻或反疑鄭于一經中箋此互異不知鄭箋兩詩皆應增當有乃爾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韋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鄭从古數韋與

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爲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則此傳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尚書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疏曰于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知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舊禮也

案曰鄭以殷禮爲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爲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推衍鄭意與此經注同此漢經師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既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將致政知禮樂已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即政而又言待王明年即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年年終則王即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猶未即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祀疏謂殷禮即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以下文騂牛爲證據傳以爲與烝祭是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爲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亦如殷尚白而元牡告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 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又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注 傳曰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爲序者秩當作豑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卽引此經咸秩無文而說之云
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咸秩謂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質何休
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尚
質周尚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僞孔云次秩不在禮文者祀之非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釋文曰日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案曰日口上闕字與日絕異時嚴辨之陸不識字故也然說其辨則知唐初猶不至如今人以濶扁為曰狹長為日也傳本作荓三多鋒反與萍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
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
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
載之
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
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宋曰敎誨大傳書作學

王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illegible]傳曰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
官躬化之

宋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子
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
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
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
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親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則使
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伏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
緒言自爲可信王及傳非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釋文曰燄音豔於絕句馬讀絕字屬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尚書確傳曰少子慎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
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
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其朋爲愼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也又以敓敓爲火尚微者說文炎部云敓火行微敓敓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皃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敓敓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釋文曰嚮徐許亮反伻普耕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

簡亦是不享也（尚書疏）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棻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畧同也傳以爽爲差者詩衛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顏師古注竝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郭璞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謚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爲惑爽傷惑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从傳爲慢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釋文曰頒音班徐敷云反棐音匪又芳鬼反）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尚書疏）馬曰頒猶也（釋文）傳

曰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敎汝于棐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頒分也

案曰鄭以頒爲分者說文卷三下攴部攽字注云分也卽引周書乃惟孺子攽以證然則字當作攽且攽字句絕也馬義未詳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釋文曰蘉莫剛反又武剛反

鄭曰蘉勉也馬王同。釋文。尚書疏傳曰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蘉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萌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郎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蘉也

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傳曰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

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疏曰傳以篤爲厚釋詁文戾爲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詁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疏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爲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勲宏成康昭考之烈孔鼂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爲荅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沖子夙夜毖祀釋文曰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案曰馬鄭王讀御古音說見牧誓然嫁音後世已讀若依古音讀則五嫁反亦不知古書中迓字之音矣獻帝紀注王肅引作御衡御即古迓字鄭曰稱上曰衡文選五十一卷曹元首六代論注。又五十五卷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是也傳以迷爲惑釋言文毖爲慎釋詁文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願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句讀傳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

疏曰退退朝也周公令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

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宗周卽鎬京王肅意畧與鄭合也惟云與王爲說見召誥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卽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推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君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釋文曰敉亡婢反監工銜反

鄭曰敉安也周禮春官小祝疏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

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

案曰鄭云敉安也者大誥云敉寧寧謂安則敉亦安意也傳以爲撫順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敉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弭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攴部云敉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爲事說文士部文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卽引洛誥此文以證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疏皆非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釋文曰斁音亦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詁云替進也

案曰傳以予往爲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祗敬釋詁文困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毋困我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逸周書祭公解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斁爲厭說文攴部文刑爲法大雅文王傳周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天之命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雝疏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教成王留已意疏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退爲去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爲太師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殷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三代皆有之而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並稱則是稱文王以

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即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

雖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詁義訓烈爲光此訓威者

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爲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

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

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案曰其自時中乂傳以爲用是土中爲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乂

是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傳曰我旦以衆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

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

案曰傳云烈業師衆孚信並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釋文曰單音丹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詩周頌維天之命疏馬曰單信也釋文

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爲成釋詁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云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稿于義爲成凡五材乾稿乃成是也聡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爲信疑非也鄭又以文祖德爲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明堂右个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

與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為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為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為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詩一之五御[illegible]

矣眞傳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為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為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

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爲兼稱文武也營洛邑遷頑民凡毖殷之事皆文武之志故曰使我來毖殷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涂北望有嶽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毋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爲安非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釋文曰秬音巨鬯敕亮反卣由手反又音由禋音因）

鄭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

廟是以美享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益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以享爲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獨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爲一事非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尚書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傳曰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為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為祭于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祫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文明禋為祭文武遂以此偁為申述上文實即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釋文曰遘工豆反厭於豔反徐於廉反

馬曰厭飫也釋文傳曰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過用患疾之

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遘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爲政者皆無過用患疾之政以害民

案曰馬云厭飫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飫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部猒飽也从甘从肰卷五下食部餧燕食也从食芺聲引詩飲酒之餧爲證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厂又或作饜飫又省作飫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競傳文引長考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釋文曰王在新邑孔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疏曰鄭以烝祭上屬○案曰據疏則鄭以王在新邑烝祭爲句釋文脫祭字字耳釋文未及刻入注疏本故同

鄭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騂牛禘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尚書疏約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閟宮疏○又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旣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旣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

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案曰鄭云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即政元年為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為一事不相冡也偽傳以戊辰為十二月是矣以為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為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為季冬于夏正為孟冬是首時也攷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

禘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為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為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為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為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為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為王到到與在絕異僞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為晦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邪王到猶曰祭祀大典反不日邪且周正月則夏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強附會以為冬祭必用仲月援大司馬仲冬大閱享烝為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

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躬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爲此說破之耳但戊辰躬到本出僞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牛豈得爲烝邪疏反謂大牢外加一牛非曲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旣曲附僞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卽政元年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嗣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誥文王騂牛一云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

位事訖更祫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即政用朝享禮當徧歷群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詩書疏俱出穎達詩疏推鄭義謂告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嗣位同在成王元年歲首朔日書疏從偽孔舉鄭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矛盾尤足證書疏非也

又案曰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況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五年洛誥在七年合爲一年亦非也若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帀三年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審僞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用騂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彼注云騂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鄭上文雖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令成王即用仍用殷禮俟明年即政方用此即政元年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

鄭以冊為冊祝書者鄭志趙商問卷上之一云[illegible]古文尚書冊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敕封侯曰冊冊賾也敕使整賾不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釋文曰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祼官喚反）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釋文）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疏○玉海九十七卷鄭記門）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為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祼為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祼時也故鄭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

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禄為重故特言之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帥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案曰傳以此節為即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幷告文武一處為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咸格者明其皆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禋祼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室馬以為廟中央室則是旁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為清廟中央之室得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于此大室亦以為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為一事也其以為中央之室者清廟箋又說歿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匠人注說宗廟王

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暇爲明堂制然據樂記注見紂時所作文王廟卽爲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廟異生宮況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營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爲中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祼自是文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干詩疏載鄭志荅張逸引此洛誥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爲廟中太室也祼傳以爲告神殊不明疏以爲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祼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論語旣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祼經先殺後祼自是獻尸之祼疏誤以獻尸之祼卽是降神之祼曲說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

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釋文曰受命絕句馬同）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釋文○武成疏約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禮記五十二卷中庸疏○玉海一百九十五卷符瑞門）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釋文）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鄷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太誓云皆七年崩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年為文王元年則文王受命七年不數受赤雀之年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而崩是通數得魚之年及崩年為七年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跨歷八年實為匝七年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十二月則亦幾匝七年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是

也周公居攝竟是年十二月亦已亙彌七年故不敢過也歷攷羣書如逸周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年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太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年中事也故總結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義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家語肅私定不足信衛宏傳古文尚書鄭亦傳古文故從其說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卽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得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成王時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

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卽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卽政時年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生書大傳故可信（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業安國二家之學與彼同源故此說脗合）若僞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不足據也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疏尚書傳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即政元年即周公致政明年也鄭

文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衆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爲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爲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釋文弔音的旻閔巾反喪息浪反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釋文 傳曰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寖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旻天大降喪亾于殷也僞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隕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僞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

馬注畏攷詩大小雅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恒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虞疏）馬曰翼取也（釋文○尚書疏）

僞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卽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

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怘郭忠恕汗簡心部有怘字釋爲固字云見尚書蓋忠恕惑于僞孔故誤仍怘爲古固字實則是怙字也怘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郎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誼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曰嚮許亮反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

馬曰屑過也釋文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畧同王充以上帝爲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誤其言天無爲人君宜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桀政不之逸樂故天譴告之與充法天無爲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爲過逸則非也馬本泆作屑當從屑爲正釋文云又作佾說文卷八上人部佾字在新附裴光遠集綴又作分見汗簡此皆因屑而誤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類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屑說文卷八上尸部屑字注云動作切切也从尸分聲私列切方言卷十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間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或謂之塞塞或謂之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皃也又卷十二云屑往勞也郭璞注云屑屑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屑之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于多方既作屑而于此妄改作泆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泆爲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適之也从辵啻聲宋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是也甸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旣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文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合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爲湯虞翻以爲紂父荀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諱可同名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敬則引馬注云云疑馬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爲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泆水所蕩泆也是誕淫厥泆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亾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

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卷下三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案曰漢石經殘字有天命无朕不敢有入字蓋无字誤爲元而屬上字也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後磨滅今本皆無此字蓋因漢殘缺字以下不可攷矣僞孔云殊不知僞孔本後下有一字而以殊訓之邪抑本無此字而以意增成其句邪

傳曰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于洛邑教誨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西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然康誥稱作新邑于東國洛而云西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西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人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迪道說文卷二下辵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尚書疏 王曰言商今爲我之天邑尚書疏 傳曰言我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云人君于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釋詁又云彝常也方言云憐愛也汝潁之閒曰憐然則彝與夷通彝常即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

矜憐同義亢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釋文曰逖他力反比毗志反○案曰蔡邕石經王曰下多告爾二字奄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郁注云周公所誅郁國依檢切廢讀者同又音鳥檢反注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皆無音遜傳訓順致遜之言遜其訓順者字當作愻俗儒見愻字音故爲遜而彝與中遠早見愻字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愻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也而爲孔已改爲遜矣此經訓順正當作愻而亦改爲遜矣不知愻遜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服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遜可作孫也論語孫則不孫又近之則不孫是順亦可作孫也孫與愻遜俱可通而遜愻却不可通今皆爲俗儒改亂惟緇衣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宋本尚作愻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疏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

王即政元年作上距踐奄五六年追述前事故云昔也（成王政將蒲姑多方具言四篇其次皆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說詳序及多方）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即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爲正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驅虎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西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破斧疏云鄭於伐淮夷踐奄皆

東征事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侯之國故不數也此疏不詳攷而顯違鄭義非也奄既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四國

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也降命謂下命卽作

誥也王以民命爲君降爲誅之非也詳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

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釋文曰賓如字徐音殯管始敢反徐本作翰音同下幹放此○案曰賓从馬讀幹徐音是也說文卷六上云榦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古案切俗作幹非也

馬曰賓却也釋文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

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

爲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

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却也者馬以賓與擯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

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賓擯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此洛邑尚書疏傳曰今汝惟是微廬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榦事故有榦爲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

案曰傳以時爲是釋詁文或爲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毋或作好毋或作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或字注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即域九或

郎九有隱三季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郎有也

尚書後案卷二十一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卷八儒增篇引同史記作無佚蔡邕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劮又無淫于觀于逸作毋劮則于此篇首亦必作毋劮可知也隋劉士[illegible]烈衣毋逸令[illegible]云古文毋作無則毋無通也說文卷十上兔部云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也卷八上人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劮字石經殘碑論語舉逸作佚佚皆凡逸多作佚而劮則未之見疑逸佚劮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故易觀五爲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況王者乎與鄭合也大

雅晃驚箋以君子斥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詁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瑑曰穡熹平石經作嗇〕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攷禮記襍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曰相息亮反諺魚戰反○案曰諺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作喭案曰石經作憲虛建反毛詩板云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是也疑石經作延省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

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是也此疏言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駮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必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季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

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義當云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帝甲爲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禮祭瀆恐亦無此禮馬昭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既妄烈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釋文曰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案曰嚴史記魯世家徐廣中論天壽篇所引並同馬作儼曰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本亦作嚴然則嚴儼通也寅史記作敬傳亦訓爲敬則此字當作敬說文卷十四下寅部云寅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强象宀不達髕寅于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上夕部夤字注云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厲後人省夤爲寅皆改作寅非也度史記作亮宋本借

字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宗別也從見卽僕字徐人手下誤末作矣遂作𡧍而戚瑪中從甲見僕字惟唐楊倞注荀子尚作僕因疑舊尚書多俗字亮采也惟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皆作亮今漢石經殘字已門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爲度義未詳也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尚書疏傳曰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爲貌寅畏爲心也旣以恭爲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𢙇許慎亦多有依秦文者卷三上共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友弟共之類作洪者尚有之檀弓俗刻恭世子釋文恭音共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與行足本正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卽用卷三上廾部之龔亦可也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釋文曰治直吏反○案曰治蔡邕作以未詳藏史記作震桌尚誤曰嚴祗敬六徳史記夏本紀祗作振盤庚篇謂朕哀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震作祗內雙祗復之書世家作震復之徐廣云震一作祗然則震古振者祗蔡邕皆作祗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祗作祗○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勤政篇

案曰馬以寧爲安釋詁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案曰徐幹中論夭壽篇引作寔舊勞于外釋詁時寔同訓是故以寔爲時寔古本作時今尚書及爾雅皆从俗作是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曁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詩商頌譜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蓍龜篇龜之爲言久也是舊久義通魯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爰于曁與釋詁文云武丁爲父將師役者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干寶注云鬼方北方國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爲太子時事但卽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自親征或有太子時事焉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案曰亮陰說命同論語作諒陰喪服四制作諒闇說文本無此字當因諒而誤說已見上至諒字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注云信也今僞孔既訓亮爲信其解甚謬然如其說亦當作諒今改爲亮是僞之證也鄭于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故于此經注云諒闇轉作梁闇然則鄭所據古文尚書實作諒闇而其意則謂當轉讀作梁闇也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

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漢魏遺書鈔傳輯錄采輯三卷。左傳二卷隱元年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亮信也陰默也

爲聽于家宰信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疏。晉書二十卷禮志。杜佑通典八十卷內禮類引傳曰北堂書鈔。案曰杜預于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天子居喪時孔傳未出故杜注左傳于今尚書皆不引且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傳

傳曰武丁起其作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闇謂廬也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與鄭合也又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凷又云既虞翦屏柱楣然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又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疏云翦屏者既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

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即施于倚廬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楣也朱子云拄字从手不从木者冡與反塗始者戶北向用艸為屏不翦其餘艸蓋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艸始者無柱與楣唯著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說文無拄字古通用柱从木不从手朱子小誤其言梁闇之制則是不知論語何以只泛言天子居喪之名殊覺無據矣後人更造菴字以當闇後漢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為帳幙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為廬皆曰菴漢胡建傳注臣瓚曰菴小室之名若為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此字實當作闇也論語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托名安國為傳亦采論語注入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探出信默之信為信任冢宰邢昺論語疏亦用之尤姿中之姿矣當從鄭說為正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僉議之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竊案預說諒闇三年故獨舉諒字八者出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抗預說如梁闇乃凶廬非信默之謂信默之解出于安國鄭所用孔學而不與其說如鄭學之家過非讀

儒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年默以思道亦昭卽以諒闇解默字之義此尤該合

其惟不言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疏尚書傳曰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年竟如土偶故鄭以爲在三年內之言說命乃僞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則言乃讙在三年內非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爲和諧者大雅思齊毛傳雝雝和也雍雝通也據疏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言乃雍與僞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讙裴駰集解引鄭注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引作言乃讙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

與史記同但裴駰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旣解爲雍又解爲驩必無此理蓋作驩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雜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駰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讙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矣稱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說命晚晉僞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諧乃誣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尚書疏 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年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裴駰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年至蔡邕石經則

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兩傳（杜欽在杜周傳中）亦俱有此言與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亾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又索隱十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同）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案曰舊史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人間故云久為小人（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蔡沈書集傳五卷○黃度尚書說六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吳澄書纂言四卷○朱祖義尚書句解九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五卷）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亾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歿祖庚立祖庚歿祖甲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疏曰祖甲是太甲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節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逸一篇小人字八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故知是逃于民間而爲小人也傳以爲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辨詳下文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世乃變文依正當作市說文市部云市三十并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在桐三季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以知

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爲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爲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是數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且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年猶本自是可據

今本紀字亦于以爲昭替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釋文曰厥丁南反樂音洛○案且生則逸中論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壽篇引不盡出惟耽樂之從耽字論衡語增篇引作湛故毛詩凡耽樂字皆作湛古字如此之從漢鄭崇傳及論衡中論引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同鄭崇傳及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用壽而夭雖未夭宜羸臞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卑如字馬本作俾鮮息淺反昃音則本亦作仄○案曰隸釋石經及漢谷永傳引小民皆作小人惠鮮作惠于

馬曰俾使也釋文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之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僞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以惠鮮相屬爲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也詩小雅北山箋車舝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即鮮我未老鮮我覲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

中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卷月獨無兄弟者有所襍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昊爲日昳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昳在新附注云日昃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亹引此經韋昭云日昊日昳與傳合也說文仄字注云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昊非是然汗簡亦有昊字葢說文卷九下厂部云仄側傾也卷十下夨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西下且仄字籀文仄卽从夨故仄亦可作昊也離九三日昊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昊欲言其勤故兼舉中昊也豐彖日中則昊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昒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昊范甯曰稷昊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卷四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琛齊地記云臺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勞神日昊則仄之作昊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僞暇釋言

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爲遑説文卷二下辵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彳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曰供音恭。案曰晏子卷一諫下篇盤于遊田作盤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説文無供字據漢書及蔡邕石經只作共此與下文萬民惟正之供皆晉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秊（尚書疏。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王曰文王受命嗣位爲君（尚書疏）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秊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秊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秊即位此據代父之秊故爲即位時秊四十七也計九十七秊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故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天命時年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年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年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年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承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隸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毋劮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其下即有其字合之永所引正同今乃作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皆僞孔增改也石經其下即繼以毋兄曰今日五字曰下闕兄即況字今作皇疑僞孔從古文作皇是也段汗簡卷上之一汞古文尚書作㴔說文卷十下心部㤣字重文作㤣許注云籀文然則㴔與後同而又畧省也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尚書疏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爲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況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況通但尋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卽以兄代皇詩大雅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況小雅常棣況也永歎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況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管子書亦多以兄爲況是兄況同也詩三處毛傳並云滋然則毋兄曰者毋滋益曰云云也僞孔作皇訓爲暇上文不遑暇食遑卽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釋文曰酗況付反）

傳曰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毋若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毋者禁之也古毋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酗說文卷十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酌彼酉部云酌醉醟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釋文曰譸馬本作輈幻音患詛側助反祝之又反。案曰譸馬本作輈注疏所采釋文漏去今從單行全本補入）

傳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

疏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

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譸張爲誑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譸詶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張流切卷四下予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侜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彼箋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譸作輈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嘗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桀覆餗姦宄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善即據馬融尚書讀侏爲輈也又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謂侜古文尚書作㑳今攷尚書無㑳字此所云㑳亦即譸字也譸侜輈侏㑳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爲惑者說文卷四下予部幻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予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𢆯古幻字戶慣切見尚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之乃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𦔻俗儒不識仍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𦔻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并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耳字兼釋之其實𦔻字从耳呈省聲即

聖字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釋文曰詈力智反。疏且皇王作況。案曰皇蓋古讀作兄兄即況也詳上文石經今文也王肅讀爲傳古文者而乃同于今文者以己意定之也鄭从古文作皇而以爲正蘇又以自作白蓋自或省作白欲誤也說文卷四上自部云自鼻也又白部云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白省作白也曰篆作白象口氣出自省作自與日相似故誤耳亦當以自爲正也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尚書疏王曰況茲益用敬德尚書疏傳曰小人怨詈則大自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尚書疏傳曰怨詈四王不啻不含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爲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

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害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案曰此厥不聽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害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案曰上當讀作爲辟扶亦反。釋文曰叢才公反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無辜傳曰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爲刑者釋詁云辟辠也是辟爲刑也傳以爲爲君之道攷釋詁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爲寬緩者詩衛風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爲聚者說文卷三上丵部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案曰嗚呼石經殘碑隸釋作於戲此篇凡七嗚呼觀此一處其餘當同今作嗚呼衍包改也又監上石經無其字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元大德九年劉世常刻本有張楷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爲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